



菊池純編輯  
 國史畧  
 二編  
 四

リ 5  
 5085  
 4



5085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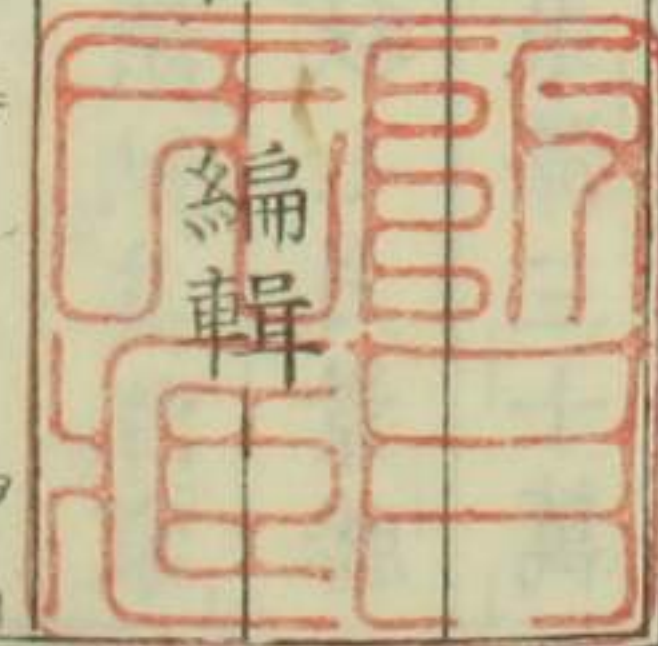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平安

菊池純

編輯



慶長六年

佐竹氏  
將車猛虎

六年辛丑春正月家康在大阪西城秀忠在外城入見秀賴牙  
城列侯諸將盡朝西城賀正先是修伏水城三月成徙焉○朝  
廷欲酬家康勲勞擬以大將軍大將軍之拜自足利氏亡後莫  
復舉其禮家康不敢當且恐其勞費天下也固辭○詔陞豐臣  
秀賴及德川秀忠從二位大納言○伊達政宗興師攻福嶋為  
本莊繁長所破轉濟逢隈河攻梁川守將須田長義設四伏與  
佐竹氏將車猛虎合兵接戰擠諸河斬獲數百政宗走保白石  
○夏四月以西事既平秀忠發伏水歸江戶佐竹義宣懼討迎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五車樓

之品川謝罪請降不許遂如伏水謝焉家康弗憚曰衆時舉事  
 英雄之常不足深咎獨觀望兩端者可鄙之甚故吾憎義宣過  
 於景勝義宣大恐竢罪于邸○先是伊達政宗藉大捷之威數  
 侵上杉氏違密命又誘南部反臣和賀忠親作亂及事不成殺  
 忠親滅口○五月家康奏增供御之地及朝士食邑給豐國廟  
 以田萬石其他寺祠皆給田以加藤正次板倉勝重為京師所  
 司代掌獄訟及寺祠事尋罷正次專任勝重亂後物情不定事  
 務極繁勝重詳雅強敏人人無不厭心○上杉景勝屢因少將  
 秀康謝罪秀康以為景勝方失勢乘之非武因為請納其降家  
 康許之使人徵西上景勝答曰死生唯命遂治行秋七月景勝  
 來謝伏水八月家康命收其會津一百萬石更賜米澤三十萬

板倉四  
 郎右衛  
 門後稱  
 伊賀守

勝重詳  
 雅強敏

蕩滌天  
 下何必  
 介也

延藤原  
 肅詔太  
 平策

石以會津賜蒲生秀行食六十萬石憎伊達政宗違密命又聞  
 其右南部叛臣乃停前約割上杉氏地十二郡六十二萬石賜  
 之加最上義光堀秀治之封命二人率南部戶澤本堂村上溝  
 口氏擊會津城邑未服者悉平之會津之老直江無續初與石  
 田三成定密謀本多正信請特加刑家康曰人各為其主與此  
 謀者豈獨一無續吾蕩滌天下何必介介也釋不問○菊池純  
 仇怨而報雍齒以封侯此漢高所以統一天下也燒吏民與王  
 郎交之書令及側子自安此劉秀所以平定區宇也東照公釋  
 無續而弗問其罪則與漢高封雍齒劉秀令及側子自安同一  
 術而要皆寬仁大度所致世之睚眦一飯報以怨德者是持缺  
 夫也哉○九月家康召前田利長任子利常冠之遣歸以秀忠  
 女妻之○家康方銳意求治時藤原肅益有名石田三成嘗欲  
 聘之不就尋應淺野氏之招至是家康數延之諮問太平之策

肅深衣入見講讀經史後聘其門人林信勝為博士以備顧問

○冬十一月家康還江戶尋使秀忠居牙城而自居西城○先

是家康以本多正信內藤清成為關東奉行以綜庶務於是命

青山忠成為副皆稱職○是歲家康命修京師銅駝坊第世呼

曰二條城○安南呂宋東蒲塞入貢○七年壬寅春正月家康

進從一位秀忠進正二位○前田利長請朝江戶以為天下之

率自山道東下家康避之京師留秀忠當之利長至秀忠親送

之于板橋待遇甚渥利長喜出望外乃就第獻名刀馬鷹金百

枚旦日入謁秀忠亦厚酌之○二月朔井伊直政卒年四十一直政

以關原功首賜石田氏故邑居于澤山尋奉命城彦根未成而

沒其子直勝襲封○政宗改城磐手澤徙治焉名曰仙臺○十

正信清

成為關

東奉行

築二條

城

七年

前田利

長朝江

戶

四日家康至伏水利長亦繼至謁家康而去○三月家康適大

阪賀正尋還伏水後以為常○夏四月家康賜嶋津氏印信復

其舊封併日隅食七十七萬石義久大悅平國內反者欲興疾

入謝反者復起不果○五月朔家康入朝二日朝皇太后○

家康欲廢佐竹義宣為庶人以其父義重乞哀乃收其常陸八

十萬石賜出羽秋田二十萬石收其弟貞隆之岩城賜出羽龜

田家康欲賜柙原康政以水戶辭曰臣有罪於關原之役免罰

受賞臣所不安且臣邑密邇江戶緩急得以致身不可徙也遂

馳還館林○六月家康奏請剪南都黃熟香 天使來莅本多

正純掌其事○是月交趾商舶來長崎貢虎象孔雀家康卻虎

而納其餘○秋七月秀康赴江戶具銃隊入碓水關關吏呵禁

柙原康政辭封

奏請剪黃熟香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五車樓

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秀忠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

○八月家康生母水野氏卒。年七十五葬于小石川。為建傳通院。

詔贈一位。○冬十月家康歸江戶。○十八日小早川秀秋卒。年二十

無嗣國除。小早川氏遂不祀。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

松野主馬。蓋食其祿。去匿京師。○主馬削髮居黑谷。田中吉政

厚禮招之。乃出。食祿一萬石。後德川忠長駿河大納言召為宰。賜祿

二萬石。忠長卒。封除去。復住京師。號道圓。以病沒。○佐竹氏之

徙封也。松平康重。如水戶。檢其地。驍將車猛虎作亂。襲水戶。康

重豫知之。邀擊擒猛虎。梟其首。餘寇盡平。○猛虎之弟曰善七。

及猛虎被捕。斬逃匿草野。謂殺吾兄者康重也。令康重殺之者。

將軍也。吾必為報。讐將軍者。謂秀忠也。乃往遊江戶。變姓名入

家康生  
母水野  
氏卒為  
建傳通  
院  
松野主  
馬蓋食  
小早川  
氏祿

車善七  
欲刺秀  
忠手戰  
不果

乞人名  
簿

府為拏鞋奴常從。欲刺秀忠者。三手戰而不果。秀忠覺之。執縛

親詰善七。具以狀對。秀忠曰。義士欲釋而祿之。善七曰。今日之

事。惟有死而已。秀忠益義之。卒宥而放之。善七拜謝曰。小人不

自量。敢圖將軍罪。不容誅。縱被寬宥。臣豈抗顏與人相齒。請去

為乞人之長。於是善七被髮徒跣行乞于市。遇衆乞有惠。衆乞

悅服。久之善七以病死。臨終謂其子曰。吾嚮蒙將軍恩貸。常念

所以報之者。故就衆乞中。收錄勇敢才力者。有年于此。自誓國

家若有急。將與此輩顯場一戰死之。今也不幸。吾命在旦夕。不

無遺憾。曰。令取一帖子于枕中。即乞人名簿也。曰。某者本某氏

臣也。以事匿於乞。資性豪宕。吾擢為百乞之長。某者嘗事某侯。

以幹事。稱吾擢為百乞之長。如是者。凡五六十人。部伍井然。隱

賜鳥井  
忠政以  
岩城二  
十萬石

大窪長  
安領佐  
渡石見  
坑務

乎一大堅軍也。曰噫。多少貌。猶今無所用之。遂投帖子于爐火中。瞑目而終。聞者為隕涕。○十一月。家康封五男信吉于水戶。二十萬石。以其舊封佐倉。封七男忠輝。○以岩城賜鳥居忠政。食二十萬石。以酬其父元忠死義。自關原之役。至于此。賞罰略畢。天下大定。○初。毛利氏有石見。上杉氏有佐渡。金坑皆係其所屬。而鼓鑄甚少。及家康削二氏地。使大窪長安。稱石領二國坑務。長安巧思。經紀甚力。是歲。石見得二萬五千斤。佐渡得六萬二千五百斤。一貫一萬爾後更增額。長安又無伊豆坑務。採三歲。而與佐渡爭額。世以為家康龍攄之祥。○中井積善曰。蓋窮山邃谷。罷龜之宮。而苗脉彰闕。殆不可端倪焉。礦徒又皆姦黠剽悍。喜則人怒。則獸見。利而萃。不利而逸。難乎淘採。究方而驅。馭獲宜矣。東照公洞見於此。任以其才。遷然收鉅。○秀賴以萬之功。從前二氏之為。不逮遠矣。豈唯天云乎哉。

秀賴改  
造方廣  
寺金像  
八年

天皇詔  
以家康  
為征夷  
大將軍

天皇賜  
酒諭旨

秀吉遺意。改造方廣寺金像。十二月。鑄工失火。像悉融。液堂宇皆燼。乃權停役。○八年癸卯。春正月。家康封七男忠輝于信濃川中嶋。封八男義直于甲斐。義直幼未之國。使平岩親吉攝其國事。徙川中嶋城主森忠政于美作。加其封。○二月。天皇詔以源家康為征夷大將軍。遷右大臣。兼淳和獎學兩院。別當。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十二日。大納言藤原兼勝。參議光豐。以傳奏司奉。詔書就伏水拜焉。少將秀康。進參議。叙從二位。其餘戚屬將吏。叙任有差。二十二日。家康入朝拜命。并伊直勝。本多忠勝等十餘將騎。從與傍。參議德川秀康。參議細川忠興。參議京極高次。少將池田輝政。少將福嶋正則。為後乘。獻白金萬兩。春秋二宮。及宗室百官。皆有贈遺。天皇賜之酒。曰。天下亂。

家康以孫女妻秀賴  
秀忠送女秀賴不妻視之淀君不婦視之

久矣東討西誅汝能略定之朕嘉汝勲使舉乃祖之職宜統我師以鎮護 王室家康誓首曰臣雖不才敢不奉揚 天子休命禮畢而出文武庶僚悉詣二條城賀之○三月西道諸藩主如江戶謁秀忠○夏四月家康還伏水時豐臣秀賴為內大臣年已十一家康欲以孫女妻之○六月秀忠使夫人淺井氏携女赴京師○秋七月秀忠使大久保忠隣送女于大阪年甫七歲黑田長政以弓銃手三百衛之家康聞之弗懌○豐臣氏素尚奢華於是欲以白綾覆城內道途片桐且元曰德川公不喜此等事趣撤之誓既成秀賴不妻視之淀君不婦視之使福嶋正則密徵西諸侯誓書○家康念且元傳秀賴勤勞日久令大阪加封萬石時食茨城二萬二千石且元以秀賴尚幼辭不受尋秀賴令

林信勝強記人目曰囊耳  
信勝聚徒教授

且元如伏水拜誓家康面諭勿辭封○是月水戶城主德川信吉卒年二十一無嗣國除家康又封九男賴宣於水戶○冬十月家康辭右大臣尋還江戶○十一月秀忠無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初京師人林信勝幼而穎悟讀書於東山僧舍五行俱下過目成誦時經喪亂書籍甚匱乃百方搜索不遺餘力諷誦每達曙人以其強記目曰囊耳言所入無漏脫也寺僧喜之欲度為僧不可年甫弱冠聚徒講授說四子新註履盈戶外時正學湮晦日久民間或見挾書冊者皆側目以為異事舟橋三位秀方詬罵信勝曰今 朝廷經筵純主古學明經博士自有其人今匹夫而叨唱新學以師道自任其僭亦甚也遂論列請罪之廷議以為然詢之於家康家康弗懌曰秀方固陋匹夫而倡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五車樓粹

林信勝  
委贄於  
藤原肅

九年  
定道程  
置堰樹

道洵可嘉尚林氏之學。由是大行藤原肅既倡正學京師。然深自韜晦。不與世相接。信勝一見。問難其疑義。盎然心醉。遂委贄受業。肅亦待以高足。學徒益集。爾後程朱之書。刊刻徧天下。○井積善曰。吾聞之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林氏之興於學。其始不埃。惺高。可不謂豪傑哉。舟橋氏妄意有所論列。甚矣其不曉事也。廷議雷同。未聞一士之謂。諤亦甚矣。表著之無人也。當時學術埋晦。茫然無識之實。可見焉耳。唯東照公之明睿。能不為悠談所移。挺然排群議。而翼孤寒。豈矣哉。蓋方是之時。東照公在上。藤林二子之徒在下。天將興吾道。公伯察其如命何。○菊池純曰。林羅山氏以聰明絕人之資。兼東照公鷹揚龍摠之運。左提右携。翼贊有力。非埃惺高氏而後興焉者。雖然林氏之學。獲惺高氏益顯矣。惺高亦獲林氏益盛矣。其師生遇合之厚。如二程於濂溪。宜乎其學鬱興。駸駸乎其盛乎。舟橋秀方以井蛙管見。欲論列罪之。要媚疾人之有技者。東照公。○是歲召井伊直政遺腹子直孝于江戶。○九年甲辰春二月。家康令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定道程置堰樹以三十六町為一里。既而西南

秀康疑  
正則有  
異志絕  
之

紅毛安  
南諸國  
來貢

朝鮮使  
朝請入  
見

四道皆徇之。蓋用織田氏故法也。○三月。家康如京師。二十四日。黑田孝高卒。○夏五月。秀康將如京師。遇福嶋正則于途。正則請問曰。公太閤養子。於大阪郎君為兄弟。將軍百歲後。公善遇之。老奴亦當竭力周旋。秀康疑其有異志。絕之。○六月。秀忠如京師入朝。○秋七月。秀忠還江戶。○是月。秀忠夫人淺井氏生男。家光于江戶。家康命以己幼字曰竹千代。○自關原之大捷。德川氏威溢海外。紅毛安南諸國皆來貢。而松前慶廣奉教旨。約束蝦夷。先是家康謂宗義智。稱對曰。豐臣氏伐朝鮮。非我所知。我與彼皆無怨仇。彼苟欲入貢。我當許之。然非自。我求和子體。此意往試計之。義智之國遣使諷之。朝鮮朝鮮苦明人來戍也。欲速成和。遂使行人孫文或浮屠松雲等來對馬。請



十年

入見且求還其俘囚。義智馳使報之家康。允之。且曰：明春吾父子將入朝。卿率詣京師。以蒞義智。如其教。板倉勝重受旨。館之大德寺。○是歲藤堂高虎倡議。使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戶。相良氏首納其母。衆繼之。○十年乙巳春正月。家康如京師。二月。見韓使于伏水。令諸道檢韓俘。返予。謂義智曰：吾將老矣。貢使來致之江戶。又曰：吾欲舉鎌倉禮使。右大將拜賀。期在近矣。宜留韓人。觀其儀衛。乃賜義智以肥前田二千石。以賞其功。○三月。秀忠率上杉。佐竹。伊達。最上氏。西上。榊原康政為前驅。特命鳥居忠政為後殿。仗戟絡繹。載路者十有七日。先入伏水。遂入朝。○夏四月。家康奏請辭職。天皇優詔許之。且欲遷為左大臣。固辭而還。○十二日。豐臣秀賴遷右大臣。○十六日。詔以源

家康辭職

詔秀忠為大將軍

大御所

命德岐守定勝與嶋津淺野二氏結婚

秀忠拜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陞正二位。仍帶舊職。弟忠吉進三位。中將。弟忠輝任四位。少將。二十六日。入朝拜命。東諸侯及前田。毛利。嶋津氏盡從。自是世號家康。曰大御所。○五月。家康諷秀賴嫡母淺井氏。使秀賴入朝。淺井氏性猜忌。固執不遣。人心始搖。○十一日。秀忠遣少將忠輝如大阪。告襲職焉。○六月。秀忠還江戶。○秋七月。課諸侯十餘名。重修伏水城。○九月。土佐國主山內一豐卒。子忠義嗣。○冬十月。家康還江戶。○十一月。淺間嶽焚。踰月而燬。○十二月。東海溢。俄生一嶋。○家康謂異父弟松平定勝曰：嶋津。淺野。皆冀與我結婚。汝二男皆已可有室矣。宜使長男娶嶋津。次男娶淺野。及其成婚。給以資用。遣近臣視事。又令女監阿茶領女使十餘名。往相其儀。時人榮之。

改造方金  
下禁鴉  
令

○是歲令金工光次改造方金○先是南蠻傳焉種民喜樹之  
煙管製造徧天下秀忠憎其凶益下令禁之○菊池純曰方今  
而取有用禁虛文而尚實効靡不原利用厚生也然而其無用  
而可廢禁者尚有一焉曰酒可禁邪曰否無酒則冠婚喪祭不  
能成禮也茶可廢邪曰否無茶則接賓對客不能成禮也然則  
其尤可廢止而禁絕者果何物邪曰鴉耳夫鴉之為物食之未  
足以充飢也飲之未足以醫渴也其為味澹然泊然非酒茶鹽  
醬可愛而問其嗜好之者曰慰無聊云爾排悶云爾夫慰無聊  
排悶之物莫酒若也莫茶若也棄酒之與茶而嗜此澹然泊然  
無味無効之物此亦無用之甚者也予又試問其嗜好之者曰  
酒可禁邪曰可禁也茶可廢邪曰可廢也獨至於鴉寧二飯一  
喫飢可忍而鴉不可禁也嗚呼何其方今禁虛文尚實効之時  
而獨嗜此無用無効之野草一至於此邪予性酷不好煙酒不  
獨不好之亦嫌其煙氣薰染衣袂也今輯至於慶長幕府之禁  
鴉益知當時禁無用而重實効也○十一年丙午春正月家康  
嗚呼誰居當路人更出禁煙令者

十一年

建白禁廷狹隘不可行朝儀遂課天下侯伯修拓之各刻名于  
礎參議秀康掌其事○十九日尾張人朝岡平兵衛試射於京

尾人朝  
岡平兵  
衛試射  
於京師  
得長壽  
院

賜鳴津  
忠恒松  
平氏及  
偏諱  
成江戶  
城

師得長壽院後廡達者五十一箭爾後射家相承爭其巧力卒  
以廡為弓矢科場云○是月大修江戶城使藤堂高虎率池田  
福嶋加藤黑田淺野細川十五姓助工○二月政宗享家康于  
其邸尋享秀忠從此家康及秀忠屢遊諸邸以罄歡巨藩益親  
附焉○三月家康赴京師將老駿府乃留四日相地而行○夏  
五月榊原康政卒十九年三子康勝襲封○秋九月家康使鳴津  
忠恒冒松平氏且賜偏諱改名家久從是異姓鉅藩有勲勞者  
相繼受族○菊池純曰從是列侯諸藩爭受其族莫國不松平氏  
松平氏之價廉如土蓋在德川氏則賣恩之術而在  
於諸侯則求媚之策而其實則彼我兩無益以爲一時文具焉  
耳時人語曰江戶而衆多者爲狗矢爲松平氏嗚呼知言乎哉  
○是月江戶城成樓閣宏壯稱天下第一家康乃賞高虎功以  
備中地萬石其餘有差○冬十月家康歸江戶○初家康在京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五車婁梓

家康聘處士林信勝

師使永井直勝聘處士林信勝以該博強記聞焉一日講筵試問史子僻典數條應答如響剖折絲銖家康嘉嘆至此辟為儒員以備顧問○京師豪商角倉了意及其子貞順皆有智

角倉了意疏鑿西川通丹波漕運

巧頗諳水利上言疏鑿西川上游以通丹波漕運民皆便之○了意原吉田氏掌漕務于嵯峨之角倉因以氏焉其地山水秀麗冠絕于京畿貞順嘗受業於藤原肅一日邀肅汎舟溯洄肅

為名其勝有蒙山石門浪花隈叫猿峽群書巖等之目又隨歌詠之一時傳稱其名益顯焉

○菊池純曰予亡友山田敬直嘗遊保津川記其勝概今錄以補其

正文罅漏其略曰近京師而奇者二曰宇治曰保津余弱冠嘗步自石山沿流出宇治登水石之奇觀至今不忘如保津渴想四十年未果一遊焉丙辰之冬從二客買溪鼠溯大堰經大悲閣下自此以西流益疾石益多輒卒三牽百丈一長年執篙在船首遇石撞之石皆有篙眼凡船上者各撞篙眼左右以避之篙若誤則船忽破裂裂長年手熟左右舞篙如飛鳥遷樹篙

淺野氏建高臺寺

細徑寸撐石以屈如弓而不折猶之庖丁解牛遊刃有餘地矣其巨石立中流飛瀾激射者為觀瀾石難急而水響曾吹聾人騰波散花者為浪花灘既而豁然峽開水勢稍平傍岸如蓮瓣者為蓮華巖其清龍川入峽處為叫猿峽溪灣環而嶮猿飛可踰其崖石裂紋層層如積書冊為群書巖次為石門關舟人呼之屏風巖屈曲似摺屏又類門扇次為烏船灘一名鷓鴣河即水尾川入峽處峽中之至奇者止於茲遂回舟下奔流駛若飛箭瞬息間還大堰全篇頗冗故採其要悉錄可以與齋藤拙堂下岐蘇川○是歲秀賴嫡母淺野氏建寺於東山以祈秀吉冥福名曰高臺寺○家康封十男賴房于常陸下妻食五萬石為少將忠輝娶伊達氏罷內藤清成青山忠成奉行職以安藤重信代之徙駿府城主內藤信成于長濱○十二年丁未春正月課海道及畿西諸國城于駿府○家康嬰疾昏倒既而愈有訛言二月乃張四部散樂下令縱觀家康秀忠率諸侯臨焉訛言立止○三月家康老于駿府以本多正純為執政時正純父

十二年

言立止○三月家康老于駿府以本多正純為執政時正純父

本多正信辭增封

正信為江戶執政父子並從大政權傾一時家康念其帷幄功臣也欲大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汗馬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鎮定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貶若之遂以二萬石終

○中井積善曰本多氏之事多遭遇之會而能知止足之分實為難得焉○菊池純曰本多正信雖身無矢石之勞參與密勿獻替可否能佐東照公以定天下亡論為創業功臣也其受大封傳孫子固其宜也然而謙讓抑損辭貴居賤辭富居貧自非識見超越洞見時勢者吾知其不能為也而其子正純不奉父之家風貪戀富貴自取禍敗悲夫

尾張中將忠吉卒

○五日尾張中將忠吉卒無嗣徙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令平岩親吉居犬山代撫其封忠吉為秀忠同母弟是以友愛殊至其疾革秀忠親往其館候視使者且夕往來寢食隨報加損

天野康景棄封亡命

○六日興國寺河城主天野康景棄封亡命初康景工卒誤殺公邑民邑宰求償於康

中納言秀康卒

朝鮮遣使者入貢

駿府城災

景康景不肯乃因本多正純訴之家康素知康景忠良不輒決正純誣康景令速斬卒償之康景不忍殺不辜乃棄封出亡家康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是月伏水留守秀康以疾告歸兩月而卒十四年三月秀康武而善政內外惜之子忠直嗣次子直基繼結城氏○夏四月秀忠課東北諸侯作江戶天主閣○五月朝鮮遣使者呂祐吉等入貢六日秀忠引見使者厚犒之歸其俘

二十日又至駿府謁家康自是每將軍禪代輒來永為我屬國○秀忠以外事完備奏宗義智之功為四位侍從比十萬石為世襲○秋七月駿府城成家康徙焉○冬十月家康之江戶舉西城府藏貳秀忠○又設茶會而招秀忠以上杉景勝佐竹義宣伊達政宗為接伴皆手賜茶○十二月家康還駿府府藏災

其奇寶白雲壺悉燔家康與諸侍姬館於本多氏○是歲命角

倉了意瀨富士川以通甲府運峽民始知有舟楫之利○十三

年戊申春正月再城駿府○二月秀賴患痘福嶋正則自安藝

馳至日夜看護○是月佐渡金坑壞大窪長安建議更鑿於南

部採黃白二銅又欲鑿於松前嶋主教廣辭以地僻而食乏乃

止長安本樂部金春某子有心計為人狡黠賊亦不貲然人無

知其姦者○三月駿府城成○秋九月秀忠率諸侯如駿賀落

成秀賴亦使人賀之自是豐臣氏以下歲使使駿府賀正○冬

十二月家康開經筵以信勝為講師○是歲筒井定次以淫虐

前田利宗以喪心並收封以利宗邑八上波丹徒封松平康重以

其地形不足以扼山陰乃改城于篠山賦役山陽南海諸國課

十三年  
秀賴患痘

家康開經筵以信勝為講師

十四年

秀賴修方廣寺

嶋津氏討琉球

藤堂及池田福嶋加藤淺野氏○十四年己酉春正月義直始

就國尾張家康送之二月歸○秀賴欲修方廣寺以繼先志復鑄

金人其度如舊初秀吉鑄黃金造大法馬數十以備不虞一馬

當鈹金千枚於是多鎔金馬充費西諸侯亦往往漕穀以助役

既而經費廣濶用度不支秀賴生母淺井氏為發內使如江戶

請藉手於德川氏以濟事家康不懌遂禁新建祠宇秀忠乃謝

大改使者○三月家康命嶋津家久征琉球琉球在薩摩直南

海上三百五十里其先為天孫氏歷年數世保元中源為朝配

于大嶋伊豆為朝有勇力畏服嶋民永萬中攻略諸嶋遂入琉球

時天孫氏既衰國中大亂為朝攻略諸方有之娶王族生子舜

天居數年留舜天而返舜天長而不凡會國人作亂滅天孫氏

推舜天為王其姓為尚氏七傳至玉城而衰其族分國為中山山南山北皆始受明封冊玉城裔實為中山王永亨中中山始通於我足利氏命為嶋津氏附庸自玉城四傳至巴志復併山南山北天正中屢修朝貢請互市及征韓議興中山王尚寧失秀吉旨懼而不來家康以海內無事蠻夷賓服也令家久屢招之而不復至家久請伐之故有是命也○是月家久遣其將新納一氏將八千人南伐樺山久高為先鋒抵東求嶋執琉球戌兵三百○夏四月攻難巴津虜以鐵鎖聯船扼守津口而津傍有山險多蛇蝎虜恃不置兵我軍放火赭山而上進奪揚睽灘戰于千里山不利轉攻虎竹城拔之中山王尚寧使其弟具志來乞降不許五戰而至國都擒尚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而嚴

津傍有山險多蛇蝎

改造伊勢兩宮

關江戶品川口

禁抄掠安撫國民以六十月定琉球秀忠賞其功以琉球賜嶋津氏為其臣隸○秋八月諸侯妻子盡至江戶令其會同者留期年而去著為永制禁西諸侯多造戰艦○九月徙脇坂安治于大洲富田知信于宇和嶋以伊賀伊勢二十三萬石賜藤堂高虎治阿濃津比勲舊之臣○是月家康下令改造伊勢兩宮初自天正壬午歲改造兩宮二十五年於茲矣於是以前二十一年為改造之期定為永制○先是忠輝受封于信濃暴戾亡度嬖人花井遠江擅命其老松井讚岐山田長門驟諫不聽二人如駿府愬之忠輝在江戶聞之馳赴駿府面陳亡罪以誣二臣本多正純亦媒孽之家康責二人賜死○中井積善曰浸潤膚之明而倒置忠姦覆盆受聖之善戒以東照公之下天日不昭悲夫○江戶品川口丘陵崎嶇命關之廣三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十一

五車樓梓

木下勝  
俊屏居  
京師自  
號長嘯  
子

治廷臣  
之獄

十尋行旅便之。○是秋木下家定卒。家定者淺野氏兄也。初家定受封于姬路。庚子之難。持兩端。及事平。坐削邑。給以備中。田長子勝俊。棄伏水。守次子利房。應西軍。皆坐禱封。及家定卒。家康持命分其田。賜二人。淺野氏私勝俊。不肯分。利房家康怒。再治勝俊前罪。沒入其田。勝俊屏居京師。自號長嘯子。以歌詠自娛。以終其身。利房大坂之役。以私屬從軍。以首功。自贖封足守。備中。二萬五千石。○冬十一月。斬猪隈教利於常禪寺。戮兼保於東河原。竄宗信。賴國於硫黃嶋。忠長。雅賢。宗勝於隱岐。伊豆。及蝦夷。宮女於八丈嶋。削光廣。實久。籍。先是侍從教利。參議光廣。左近衛中將賴國。左近衛少將忠長。及雅賢。宗勝。宗信。實久。兼保等。結伴陰勾宮女。姦之。天皇震怒。欲處以極刑。命家康治

封賴宣  
于駿遠  
以直次  
為傅

直次謙  
謹不伐  
功

之家康奏曰。宮壺不嚴。帷薄不修。其風有由來矣。今遽措之。嚴刑。恐傷陛下含容之德。願誅首罪。餘皆免死。處流。許之。○十二月。封賴宣于駿河。遠江。五十萬石。治于濱松。以安藤直次為傅。○直次已為賴宣傅。而參預政事。如故。凡內外事。知莫不言。尤能曉兵機。數上策略。常從征討。累立戰功。然資性謙謹。不伐己能。生平絕口不言其功。家康嘗賜成瀨正成。及直次。邑萬石。而直次所食。實不過五千石。後家康謂二人曰。吾封卿等。以萬石之邑。近日治狀何如。正成對曰。直次所食。五千石耳。非萬石也。家康驚曰。吾封卿等。何有等差。而直次未嘗形辭色。可謂長者也。乃益其封邑。併數歲之入。賜之。○是月。徙賴房于水戶。食二十五萬石。○越後國主堀忠俊尚弱。其相堀直清稱監與庶

兄直寄後守丹有却直寄食坂戶五萬石直清譖而逐之直寄奔  
 江戶○直寄者秀政之臣堀直政二子也始稱三十郎先是秀  
 吉召祿之為侍豎一夕秀吉從侍姬數輩入于茶房點燭而坐  
 加炭於地爐以自娛焉既而房中忽現幽鬼熟視則茶博利休  
 之靈也玄帽道服狀貌甚怪逼而坐爐邊目光爛爛口角生焰  
 衆姬皆悸欲走秀吉睨視一喝曰何物妖鬼不脫帽而敢見汝  
 公何其無禮也利休逡巡退而坐於隅秀吉從容架鼎於爐中  
 徐起入便室遂呼直寄戒之曰利休之靈在彼汝疾往叱焉直  
 寄唯而往先牢鎖廡下戶牖而後入房彷徨索之杳無形影乃  
 復命曰靈既去矣殿下勿以為意此時直寄齡僅十五容姿端  
 麗舉止詳雅秀吉歎賞賜以紫袍一領直寄之幼也酷好土偶不喜他弄故人皆贈之

利休之靈

有馬晴信長谷川藤廣慶長十五年阿媽港人  
 至長崎家康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助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擊  
 慶港人阿媽港鬆舟以黑漆故世目為玄船○十五年庚戌春  
 正月秀賴遣伊東長實於駿府賀正後以為常○秀忠以內藤  
 忠重為家光傳擇松平長四郎阿部小平次為侍豎後並當路  
 是為伊豆守信綱豐後守忠秋以名臣著稱○家光為世子時  
 信綱忠秋為侍臣家光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秀  
 忠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  
 命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諶然有聲秀忠提刀夫人執燭  
 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觀雀兒愛之竊來捕也秀忠曰

信綱捕乳雀

以偶人為畜積盈一巨筐人皆異之直寄竊窺無一人非列偶人為結陣行軍進退攻守之狀以為遊戲云 ○先是我

五車樓梓



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秀忠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且日將軍出視朝夫人憫信綱之志而慮其飢私吐囊口以餒嚼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秀忠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秀忠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二月秀忠如駿會堀忠俊在駿直清從焉直寄奔訴之駿府閏二月家康與秀忠親聽其獄直清辭屈故之山形放忠俊岩城封直寄于信濃飯山○家康割越後益忠輝封併舊封為五十萬石治于福嶋忠輝已得大封汰虐滋甚家康之愛由此而衰○三月秀忠將還江戶家康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秀忠曰我百歲後善視之秀忠誓首曰謹聽命故特愛重三家

放堀直清于山形忠俊于岩城

郎君之衆什倍于信玄矣

不欲助役則不知速反

○是月秀忠大獵于遠江本多忠勝自桑名來謁曰往年老僕從太公拒武田信玄于茲爾時以信玄兵為衆盛不可當也今郎君之衆什倍信玄矣○是春為義直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國助役福嶋池田淺野等助篠山役者告竣命助役於名護屋福嶋正則謂池田輝政曰土木荐興我輩困敝若夫兩府所不敢辭此等私役復驅使我輩何也子為駿府愛婿盍為我輩說之清正奮髯曰左衛門何出此言不欲助役則不知速反不能反則何出此言乎輝政大笑而止家康聞之使輝政言諸侯曰厭土木者宜速就國高壘深溝以竦我旆之至正則大怖與諸侯併力就役數月而成○夏六月秀賴興方廣寺役以且元監役所費鉅萬多鎔金馬充費○當是時關東工役數起福

清正有可去者三

細川藤孝諳練朝章

鳴加藤淺野池田諸家每助其役清正赴江戶多率士卒又必  
 過省秀頼因置邸於大阪如故凡邦俗男子必剃其鬚髻而清  
 正長髯自喜家康使一親將以其私謂之曰以予觀於公有可  
 去者三長髯一也大阪邸二也東行從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  
 著銅面有髯以為之藉則肅然無有搖撼之患撤大阪邸是棄  
 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秋八月細  
 川藤孝卒于京師十七藤孝少好學諳練朝章足利氏奕世典  
 故莫不通曉時屬草昧而家康勵精圖理以修禮文為志令永  
 井直勝屢往京師問室町故事於藤孝今代禮節多其所定  
 池純曰細川幽齋氏風流文雅舉世藉藉所艷稱茶博士以為  
 一代宗工國歌者流以為詞林領袖一器一物凡其所創造各  
 曰幽齋好可以想見其為人卓越時流也雖然此喜其皮相而  
 未察其心腹者之說耳抑幽齋氏所可尚者匪精於茗儀也匪

本多忠勝大小五十餘戰每捷不創

妙於國歌也。能當戎馬倥傯之時。肆力斯文。諳練朝章是也。當  
 是之時。徵幽齋氏傳室町氏禮文典故。雖以東照公勵精圖治。  
 留意文學。前代文物典章。其何由獲徵之邪。其不為縣野外  
 不徵兩生。魯國當時諸侯群臣。朝聘會同。賀正幕府者。令無敢  
 誼。嗒失禮者。咸幽齋氏所口授。而指畫其裨益於國家。豈特  
 茗儀詞章之雄。而止哉。吾故推幽齋氏以為我東方叔孫通。○  
 鳴津家久。攜琉球王來謁駿府。獻方物。遂造江戶。九月秀忠釋  
 王。使復其國。命鳴津氏歸俘虜。○冬十月。本多中務大輔忠勝  
 卒。年六十三。忠勝自十四歲從軍。大小五十餘戰。每戰皆捷。而未嘗  
 被創。家康殊悼之。使長子忠政襲封。○初。忠勝疾革。召室老囑  
 之曰。忠政我冢子。吾家器械宜盡與之。忠朝封邑褊小。財用不  
 足。庫中有黃金萬餘兩。宜與之。己而忠政不頌室老以告忠朝。  
 忠朝從容曰。宗國經費浩繁。或有世變。軍國之用。亦不可闕。我  
 邑褊小。費用不多。足以自給。雖荷先君至愛。而義不敢受。忠政

聞之大慙乃出金付之忠朝固辭不受兄弟推讓久之不決諸父兄論平分其財忠朝不得已從之因請曰且留宗家以蒞我不虞之需從之後及軍興忠朝曰事已措韓矣卒不取一金菊池純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故於人倫尤為至重然而逞逞閱牆推及骨肉令人發斗粟尺布之歎者何乎蓋由爭產婪利焉耳然則財利者爭之所由興能甄別利義之間棄利取義凡一切世味皆處以淡薄頑若虞象傲若共叔安得不極令原之急難而全隸鄂之至親邪本多忠朝赴赴一武夫焉耳固非深於斯學者也然而其言語動作盡出于至公毫不挾琴朕之私慾至今其同胞漸汗不自禁蓋此條泰時後未觀其匹也斯干詩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忠朝有焉宜乎本多氏苞偕榮而俱盛也

○先是民間藝蕪草者寢多縣官禁之不已卒至廣占良田於是再下令嚴其禁○十六年辛亥春三月家康如京師使人謂豐臣秀賴曰自結婚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秀賴年十九童心殊甚事皆決於淺井氏淺井氏

再下令  
禁藝蕪  
草  
十六年

往年家  
康使秀  
賴入朝  
淺井氏  
固執不  
遣故曰  
不可再  
違命

秀賴詣  
二條城

恐其有變欲不遣嫡母淺野氏令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諭其不可再違命焉清正曰啓曰右府寬仁臣保其無他設有緩急臣與幸長以死護之淺井氏乃從之○初 天皇欲以家康為太政大臣固辭不拜賜菊桐章亦不受奏請祿祖考乃追贈源義重鎮守府將軍源廣忠大納言○二十七日 天皇讓位於皇太子政仁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二曰文祿<sub>四年</sub>曰慶長<sub>十九年</sub>皇太子立是為後水尾天皇

後水尾天皇諱政仁 後陽成天皇第三子母中和門院慶長五年為親王至此受禪時年十六仍用慶長年號○二十八日秀賴溯淀入京師加藤清正淺野幸長以弓銃手夾岸而北福嶋正則稱疾守大阪家康使其二子義直賴宣迎之東寺清正

幸長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家康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家康南鄉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衛左右。秀賴北鄉坐。清正幸長在其後。秀賴贈以名刀駿馬及黃金錦緞若干。家康答以二刀三鷹十馬。饗畢。清正曰。淀君還歸請辭矣。乃扶秀賴出。遂謁淺野氏。拜豐國廟。視方廣寺役。自伏水上舟而還。清正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夏四月。家康使義直。賴宣如大坂。報秀賴北上也。秀賴迎而饗之。○是月。淺野長政卒。年十六家康最與長政親善。以常陸真壁五萬石為其湯沐邑。而時召見與圍碁。及其沒。不復奕也。乃賜真壁于其季子長重。○五月。家康使諸侯修上皇宮。多置供御之田。又檢御府所亡失。秘籍寶器。索流傳於世間者。獻

清正出短刀于懷泣曰聊報太閤之恩矣

家康與長政親善及其沒不復奕

飯田覺兵諫忠廣

前田利家晚志儒學

之。○六月。加藤清正卒。年五十一子忠廣嗣。尚幼。秀忠使藤堂高虎往視國事。○忠廣為人庸劣。嘗謂左右曰。吾願筋力倍人。襲兩甲。以臨陣。可無矢砲之懼。其臣飯田覺兵衛進曰。先公以一領甲。建賤岳七槍之功。爾後陷陣拔城。未嘗被創也。終宣威於海外。以鬼將軍稱。未嘗用兩甲。苟恤民愛士。則一軍皆為我用。謂之重襲。一軍之甲。亦可也。若不植恩信。上下懷攜。貳縱。襲百甲。為何用也。既退。泣曰。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無幾。忠廣得罪。國除。○菊池純曰。飯田覺兵諫忠廣與吳起西河之諫相似。類而不多遜。其立言之正。雖聖賢千言萬語。不克出此。外。覺兵豈獨以武顯者哉。○初。清正在大坂。語人曰。前田利家晚志儒學。招吾及浮田秀家。淺野幸長。語次。舉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我爾時。不知其何謂。乃者讀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當今之世。不念

清正倉間日讀論語

此語者恐陷不義也。惜利家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倉間日讀論語，研朱自句。清正有所愛，胡孫遊戲不離側。偶起之，廁胡孫問其亡竊，把朱筆縱橫塗抹卷上。清正復坐視之，笑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句而不輟。

○大槻崇曰：昔卒數章而投地曰：是頭痛之書，其自漸之深可知矣。清正則異乎此，既以不可奪之節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勉而不已。至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哉？

○秋八月，阿媽港酋長東曾訥自知其罪，來謝乃給印信許互市。○九月，先是京師人田中莊助上言曰：臣聞海東八九千里有國，曰新伊斯把爾亞，多產黃白金，請一往試之。乃許之。至是還獻五色羅紗、蒲桃酒等。○當是時，夷蕃入貢，若乞互市者二十餘國。家康命吏贈書於明，福建守因故事請勘合印，守疑懼不答。而其商舶來者益衆，乃以長崎爲

乞互市者二十餘國

耶與子上變事

角倉貞順鑿高瀨川

家康能通曉細民事狀

互市地禁他依泊。○初，豐臣氏禁耶蘇教，既而禁弛。至是，蠻人耶與子上變告倡，蠻教者皆覬覦，非望乃令海內檢蠻人，盡逐之。我民奉其教者，命僧諭之，弗從者處流斬。置耶與子于江戶東郭，厚視之。○先是，角倉貞順鑿高瀨川，以通伏水運。首漕大內，水石至是竣功。公私以爲便。○冬十二月，家康鑿江戶諸港，以便漕運。○家康見天下無事，欲與民休息。每遊畋，留意民事。○家康嘗出獵，時方首夏，謂左右曰：今茲麥稼豐熟，汝等知其驗歟？僉曰：否。家康指示曰：穗皆螺旋，此爲其兆。粒密而肥，乃所以旋焉。又嘗遊畋，謂衆曰：客歲豐穰，可喜也。衆問其故，曰：今所在村落，凡幼孩遊嬉者，莫不肥澤。吾是以知其母免糠覈乳汁，美而多也。又芋困徃徃未撤，吾是以知民食有餘饒也。蓋細民

芋困

田間貯蹲鴟塗以董泥以資麥食名曰芋困其諳熟民間瑣事大率此類也○菊池純曰古今人主率生長深宮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甚則至於聞百姓饑餓謂何不食肉糜鄙語所謂弗解芋之生熟者何其庸愚暗劣之甚哉吾嘗聞北條氏政嘗見馱刈麥而過者指問左右曰彼何物左右曰麥也氏政曰盍炊以供座客識者竊哂氏政不通下情也天正中江南人始輸香橙京人某得之獻諸東照公公曰是珍菓也分其半饋之北條氏直視以為尋常蜜柑更送山中奴婢千頭以酬之蓋其實誇耀之也東照公竊笑其不辨菽麥也大抵古今人主自狃驕奢不知稼穡之可重者皆氏政之麥焉耳氏直之橙焉耳安得不速識者之誚笑乎哉東照公鬚齡具嘗艱苦囚于織田質于今川東依西托凡其所閱歷而踐履大而戰鬪策略小而金穀政謀皆其平素所諳孰何獨此區區數件而止哉吁后稷樹藝五 ○十七年壬子春正月平岩親吉卒親吉為義直假父以故不敢立後○家康屢購求遺典獲續日本記保曆間記東鑑等書於是命林道春勝信校其異同又數召道春咨經旨反覆弗措時春秋既高識者以為懿戒之遺○

十七年

春日祠樹折

十八年 修皇宮

鄭芝龍歸化

三月放有馬晴信于甲斐先是晴信竊修蠻教至是事覺尋賜死其子直純以家康義女孫婿因割其封四萬石予之○夏六月徙京畿豪高于江戶○是月南都大風春日祠樹折朝議以為凶兆遣使於駿府諮家康家康對曰喪亂之後祠宇頽敗是神欲以此材修祠也秋七月命改造祠宇給以穀二萬斛乃照典故以修造之期准伊勢大廟○九月明大商鄭芝龍成功歸化家康召見推問外事館之長崎○是時越前列宰爭權來愬冬十一月家康秀忠在江戶聽之一人坐不直處流一人愧耻自殺家康遣本多成重為宰與舊宰並視國事成重幼侍秀康者實重次之子乃追錄其父功故有是命○十八年癸丑春正月家康命三十七藩復修皇宮○家康使秀賴加片桐且元

輝政卒  
池田氏  
實楠氏

大野治長。祿各五千石。於是且元與木村重成、薄田無相、及七隊長、以秀吉遺命保護秀賴。而治長者淺井氏乳母子。以故尤見親信。寢與且元相軋。○是月池田輝政卒。十五年。○池田氏實楠氏。楠正行之死。節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恒利始徙尾張。恒利孫為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人以為不辱其祖。○夏六月。分池田氏封為三。長子利隆。襲封播磨。二弟忠繼。忠雄。並以家康外孫。分領備前淡路。○秋八月。淺野幸長卒。年三十八。○關原之役。幸長首破岐阜。功最大。而保護豐臣氏不衰。家康心深躡之。遂約以其女妻義直。未成婚而卒。無子。有二弟。仲長。晟。稱但馬守。嘗為任子。在大阪。國人避嫌。請立叔長重家。康曰。長幼之序不可紊也。命立長晟。襲封。○是歲春。大久保長

家康深  
躡幸長

大久保  
長安姦  
利事覺

馬場忠  
時上變  
事  
十九年

安病死。長安久領坑務。姦賊日甚。死後檢其家有教匪書。遂收其七子。悉誅之。故石川數正子康長。連坐奪邑。以康長邑深志。賜小笠原秀政。復其舊封。○大久保忠隣。為人純良。與本多正信。土井利勝等。為江戶老中。並執政。正信心忌之。會忠隣喪。其子忠常。乃哀悼稱疾。謁歸。又與山口重政婚。吏劾其不告。奪重政封。忠隣謝罪。不報。乃杜門不出。正信誣以專寵恣權。○是歲秋。家康適江戶。冬十二月。將還駿府。舍于中原。甲斐人馬場忠時。上變事。曰。大久保忠隣謀不軌。忠時嘗蒙譴。放小田原。請忠隣申雪。不見省。怨望時之也。又聞正信與忠隣有卻。遂因本多氏。誣告家康。驚還於江戶。正信正純。曲證其事。十九日。家康故遣忠隣如京師。檢耶蘓教。○是歲。漢人喇亞入貢。○十九年甲

放志  
于彦根

隼人正  
正成  
南光坊  
天海  
再訃則  
顯君惡

寅春正月。大久保忠隣。至京師。館藤堂氏邸。遂譏察諸寺奉耶  
 蘇教者。焚毀之。逮捕其黨。○最上義光。寵次子家親。長子義康  
 以讒見逐。命盜殺諸途。至是。義光卒。十五年。家親襲封。○二十日。  
 本多正信傳命京師。放忠隣于彦根。毀小田原外郭。逐其士臣。  
 設兵備于箱根。家康乃歸駿府。○二月二日。板倉勝重奉命詣  
 忠隣館。館人走報。忠隣方與客棋。神色弗變。徐斂局而出。聽命。  
 輦下相驚曰。忠隣拒命。皆荷擔而立。忠隣聞之。悉縛鎧仗。送之  
 板倉氏。終赴彦根。其族皆連坐。叔父忠佐卒。亦除國。忠隣至彦  
 根。上書駿府。訴冤有司。憚正信父子。不敢通。獨成瀨正成奮然  
 懷狀為通之。僧天海亦悼忠隣亡罪。從容申救。家康頗悟。以秀  
 忠怒不釋。乃止。及井伊直孝領彦根。勸忠隣再訴。辭曰。是顯君

過也。亦止。家康秀忠思大父保氏舊勲。使忠常子忠季襲其封  
 二萬石。後竟復其舊。○中井積善曰。大父保氏奕葉股肱。而忠  
 隣以東照公賢明。而弗察於此。殆不可曉也。當時謀臣林立。正士  
 踈武。而不聞謬譎之言焉。詳之者。厘厘二人。有浮屠焉。一人而  
 己。是亦不可曉也。詩云。人之云兮。邦國殄瘁。與隆之運。而見此  
 不祥之事。嗟乎悲夫。○菊池純曰。讒易入。庸主而難入。英主也。  
 夫庸主昏愚。讒固易入也。然左右有人。營救得宜。則或可以申  
 雪其冤。枉也。獨至英明主。則事之當否。理之曲直。以至夫將卒  
 士民。賢愚邪正。莫不洞知。而明察。是以雖有宵小。無讒可入。其  
 唯難入也。故其一入之必信。固守牢。不可拔。又安獲申雪其冤  
 枉乎哉。本多正信。兼一。向門徒之亂。身為之謀。主喉。德川氏親  
 臣。以擬及其君。是亂臣賊子。罪不容誅者。斬以狗國中。未足以  
 震威也。東照公。忍不可忍之怒。赦不可赦之罪。延以參與謀議。  
 為正信者。宜鞠躬盡瘁。圖其報效。而酣豢富貴。構陷同列。雖以  
 東照公。英明弗忍。取罪諸豺虎。又信其讒。○當是時。大坂諸臣。  
 故流勲舊世臣。所謂良木寸朽。吁可惜哉。○當是時。大坂諸臣。  
 以秀賴既長。欲挾以作亂。大野治長。美姿儀。淺井氏與之私。所  
 言莫不聽。治長因懷覬覦。託議恢復。日夜圖謀。乃密散金帛。招



彗星見東方

大改天主閣烟起

客善甲仗時糗糧以伺釁隙四日彗星見東方朝野藉藉以為  
弗祥秀忠夷然謂侍臣曰客星在天海外諸國無國不覩焉亦  
不知何國當之今遽指以為我國之災非愚則陋矣抑天意之  
果有向豈人力所可能避哉唯人君當順受其正而已矣既而  
彗星稍滅百姓安堵如故五日大改天主閣烟起狀如狼烟衆  
趨救則無矣使韓人李文長筮之遇否三三三坤下之謙三三三  
坤上之謙三三三坤下之謙三三三坤下之謙三三三坤下之謙  
上坤文長占以易林其貞曰秦為虎狼與晉爭強并吞其國號曰  
始皇其悔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絕後秀賴大  
懼命巫禳之○三月秀忠陞從一位遷右大臣○高山友祥內  
藤如安等以奉靈教下京師獄秀忠遣吏二名如京師與板倉  
勝重議故友祥等于海西流餘黨○家康老益好學令天下購

道春辨人丸事蹟

求遺書引廷臣諳典故者與林信勝等講究於前日夕不倦又  
招文學之士無縑素皆禮重之是歲親試以為政以德頌秀忠  
亦試草尚之風必偃賦海內駸駸文教大行○中納言為滿如  
駿府家康一日問為滿曰人丸事迹何如為滿曰人丸詞仙其  
蹟神闕後世亡傳家康顧問道春道春曰萬葉集有呼人丸者  
四人其一為詞仙雖迹不甚顯而散見諸書未足為神闕也因  
疊疊引證辨論甚詳為滿愧服○道春酷好詞藝留心於著作  
至老不衰生平所撰述凡一百三十種又有羅山文集一百卷  
行于世○中井積善曰羅山氏強記宏覽實不世出之才也但  
氏製作雖縱橫富瞻氣蓋一時乎自今觀之詞理顛躓體製幽  
莽大經其記覽之才矣蓋時運使然耳已而外平有年諸儒輩  
出至元祿正德間文運大闡殆化侏離於夏音假使羅山氏生  
當此時則其所成立豈止於彼哉今人動議其文辭之陋一筆

夏四月。天使歸自江戶。二十一日。過駿府。諭中旨。以家康為  
 太政大臣。准三宮。固辭不受。又諭納孫女為中宮奉詔。○淺  
 井氏。李父。織田長益。與大野治長胥議。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  
 遺命。君盍來輔嗣。君城內甲仗豐足。福嶋正則等所貯穀粟。積  
 至數萬石。足以有為矣。利長辭以疾。以其書來獻兩府。○五月。  
 前田利長卒。十五年。命子利光襲封。○秀賴傳片桐且元。常誠秀  
 賴曰。德川太公。不失義元之誼也。而納氏真。不遺信長之好也。  
 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  
 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賴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  
 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

前田利長卒

秀賴造方廣寺又鑄洪鐘

信勝建言設學校于京師

清韓作方廣寺鐘銘

異功。又鑄洪鐘。乃遣片桐且元。赴駿河。告成請慶之期。以七月  
 秀賴親往。家康允之。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女為且元婦。慰  
 勞遣歸。且元大喜。復命。○六月。林信勝建言。設學校于京師。以  
 藤原肅為祭酒。以教育四方俊民。家康嘉納。命相地議學制。尋  
 以軍興事。竟寢識者惜之。○秋七月。秀賴戒京師行時。界浦有  
 犯人。山口雅朝。問宮伊治。自京師往。按之途。經大坂。有訛言曰。  
 且元候。秀賴出導。東吏取城。秀賴懼不出。雅朝等既按界浦。遂  
 之長崎。訛言乃止。因卜八月三日。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  
 儀將發行。初。大坂命東福寺僧清韓。作方廣寺鐘銘。銘有國家  
 安康之句。會家康覽鐘銘稿。大怒曰。是截我名也。序又有大小  
 釋迦迭為主伴之語。是欲代我也。秀賴何意。乃敢誑我。上棟牌

早稻田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廿四

五車樓

停方廣  
寺慶儀

亦不如式乃召林信勝僧天海問之僉曰大改反側日久意實不可測乃馳駟命板倉勝重詰其文意且停慶期二十九日勝重傳命於片桐且元且元大驚曰鐘銘由清韓非右府所知也臣不學成即附工罪無所逃今慶儀無成萬衆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伏願畢慶會然後毀滅銘文處臣以重刑臣甘心毋悔也勝重不肯曰是成詛也遂停慶儀物情騷然且元召詰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河陳謝○家康執清韓命板倉重昌稱內  
膳正如京師令五山僧註疏銘文僧多證其詛八月淺井氏使且元治長等赴謝且元至鞠子驛駿河留不敢入重昌及命都匠中井正次寫諸巨刹上梁牌以獻皆如故事而大改叛問亦日至家康益弗懌囚清韓于京師十九日有命遣歸治長而

且元等  
赴駿河

召女使  
不復問  
銘詞

獨召且元詰責之且元陳謝甚力○九月淺井氏聞且元等不得見遣其乳母大藏與尼正永赴謝二女效專辨銘辭急習句讀且誦且行至則家康召入慰藉之曰右府吾孫女婿淺井氏亦吾婦之姪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讐如聞大改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况異日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為姦臣所誑誤焉爾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遂赴江戶候夫人氏起居○紅毛人來駿府貢方物獻生虎二頭○安房國主里見忠義坐私修城招客又與大久保忠隣交通國除○二女既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許之二女請答書家康曰既面諭之矣乃皆辭上途獨止且元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言之曰

詛詞之謝。吾已允之。但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爲信表其  
 無他。且元曰。此非愚臣所能及也。願受教。二人不答。且元遂辭  
 去。馳及二女於土山驛。二女乃語之。以關東懇諭狀曰。國事莫  
 復足慮者。且元曰。吾所聞大異。諸前將軍逼我。以右府表信。吾  
 揣其意。蓋有三策焉。納淀君與妹氏同居。是上策也。使右府往  
 依婦翁。是中策也。避大阪。徙他處。是下策也。三策行。庶幾無事。  
 二女色然相視。不言。退而語曰。東旨懇切。必不至此。是市正欲  
 賣我君也。密馳書告大阪曰。且元形跡可疑。且元不知之也。使  
 二女先還。淺井氏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爲  
 生母。何屈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兵  
 召大野治長等謀之。當是時。秀賴所領攝河泉。加以四外郡邑。

且元三策

治長賜言請誅且元

淺井氏遷信雄居大阪

允六十萬石。號曰百萬石。治長少壯輕率。據以爲可集事。乃賜  
 言曰。請速誅且元。以舉大事。今關東土木荐興。諸侯皆苦工役。  
 而我有金湯之固。士馬精強。積粟如山。西南諸侯。可傳檄糾合。  
 恢復之機。不可失也。淺井氏大悅。遂召織田長益。渡邊胤木村  
 重成。薄田兼相。及七隊將士。日夜謀議。  
○中井積善曰。談者往往言東照公欲除孺子。之日久而病。其無釁。故假鐘銘與誑獄。以激其變。吁。是何言之謬也。大阪異圖。在鐘銘前。如其占黑氣。修軍備。招賀藩。可以見已。且元之東也。誑獄已自其所詰。持在繕兵募士。而且元又有我情呈露。不可揜之。言乃變之。不待激於誑獄者。審矣。東照公發圖無事。而姦豎誑誘。逐且元。啓兵端。西討之命。於此乎出。尚何有乎鐘銘。談者不究事實。妄弄筆舌。可憎矣。○前內府織田信雄。家居于京師。十餘年。淺井氏料其怏怏。欲收以用。異日邀之。大阪居天滿第二十二日。延信雄。使人說之曰。片桐且元與關東通謀。圖吾母子。今將待彼之至。伏甲誅之。遂舉兵。

也。內兄為我將信雄驚曰：是大事也。且彼叛狀未見，請熟思之。淺井氏聞之，弗懌曰：內兄老賸，昧於事機，再請不從。當先除此翁，以防漏泄。有一侍女與信雄有舊，側聞此語，捧茗而出，附其耳告之。淺井氏不覺，使人再請信雄，佯諾曰：事已至此，吾豈固辭。吾之少也，亦將一萬指揮之方，固所慣熟。今雖老矣，猶能得當方面，當以死從事。淺井氏大喜，使歸，報信雄歸第，謂其下曰：往歲東府為我義戰，得以抒大難，關原之役，忘息黨賊，又荷再造，吾何面目可再背德川之德哉？乃走京師，使人馳要且元，警之已，而且元至，將謁秀賴。陳三策，淺井氏使人諭且元曰：竝後日面議，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嶋某自外來告曰：淀君信讒言，猜公有貳於關東也，欲伏兵誅之。且元大息曰：噫，年

信雄走京師

小嶋庄兵衛

且元稱疾不出

少輩註誤，我君自速亡滅耳。秀賴召之，使者三反，遂稱疾不出。治長知謀泄，乃令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絕嗣君手足也。於是是一城大擾。二十六日，且元與弟貞隆召徒授甲曰：我豈畔嗣君，當與姦豎決死耳。先是且元執政有年，恩威並行，上下倚賴。於是兵士聚片桐氏者三百餘人，且元又掌城門管鑰，諸城內有無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貞隆攻且元，貞隆答曰：家兄誠懷攜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又使人推刃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賴近臣今水某潛來說且元曰：內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翼我君舉兵耳。願公速斷之。且元輒頷曰：苟如公所言，則長被及名矣。因令部

今水源右衛門

大和川  
訣飲

下曰。即及於戰。勿使矢嚮內城。明日七隊長速水時之等。諭且元曰。蕭牆構兵。不祥莫甚焉。盍權交質。退就封邑。且元從之。遂與治長交質。盡獻城門管鑰。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大和川上。還質訣飲。且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臣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于江戶之郊。故宏其規模。以延數年。我君既壯。而前將軍大臺。東方或有釁。可乘。可以得志。我計之甚熟。而讒間橫發。反釀禍機。區區之心。未遑盡明。乃卒至於此。因相鄉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歸。其邑茨城。治長等於是色始定。識者益知大阪無能為也。○冬十月朔。家康與諸子觀散樂會。板倉勝重飛書告大阪之變。家康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戶。○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是秋。課西諸侯。

且元歸  
其邑茨城

勝重飛  
書告大  
阪之變

勝重不  
勞一兵  
送穀於  
京師

修江戶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阪。秀賴亦益散金募兵。四出抄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腆弊邑之穀。敢犒從者。治長辭曰。糧儲豐備。不敢煩支給。勝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時人服其智。○大阪發兵略界浦。逐守吏。得穀二十萬石。金帛薪炭亦稱之。○尼崎城主。建部光豐。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家康以其地為西道咽喉。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稱越前守。本願寺下間內藏。守重政子。輝政外甥。將兵援守。○片桐且元之逃也。托其器用貨財於界浦豪商宗薰。及大阪兵出。宗薰告急于茨城。且元遣兵二百赴救。與大阪兵戰。尼崎下。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偽。不肯救。欲入城自保。拒不納。退次神崎。大阪兵

秀賴移檄四方募士

擊破之。茨城兵殲焉。○先是秀賴移檄四方募士。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獲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真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明石守重。御宿政友。塙直次。仙石宗也等。數百人。凡飢寒之士。冒姓偽名者。旬日得五萬。而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治長意大沮。而事不可中止。乃賜言曰。諸侯伯皆陰通款於我矣。東軍雖衆。不足患也。遂修守備。淺井氏亦作娘子軍。躬自擐甲跨馬。巡視諸營。○秀賴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之。小山縛送江戶。嶋津家久卻其使幣。馳告駿府。且請師期。○淺野長晟國富兵強。而與大政相為腹背。議者以為大患。已而大政果數遣使誘其君臣以利。長晟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矣。吾於東府。思

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

淺野長晟欲斬使

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長晟乃欲斬其使。懼而止。○伏水留守松平定勝與勝重議遣謀大政。悉知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于淀。葛葉以檢兵士往來。○家康得諸報告。乃下軍令。使諸道兵扼其要害。以竄大軍。至勿輕戰。以藤堂高虎為先鋒。而親將中軍。東海。東山將帥皆從焉。秀忠帥關內八國。及奧羽諸將帥繼之。井伊直勝為先鋒。直勝有羸疾。弟直孝攝其軍。德川家光秀忠世子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等。居守江戶。蒲生最上氏以下。隸之。賴房與其傳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傳成瀨正成。賴宣與其傳安藤直次。皆從軍。於是分賜白旗於義直。賴宣。家康。秀忠。率諸侯伯相繼西上。獨留福嶋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等。于江戶。不許從軍。

世子家光居守江戶

正則輸粟于大

正則潛應大反。需自其封安藝。輸粟五萬石。以故最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河赴江戶。諭旨正則。正則因以書諫。秀賴曰。郎君因事忤關東。旨遂動兵馬。是自速亡滅也。願改其圖。不則老奴為東軍先鋒。一舉拔城。君其勿悔。豐臣氏安危將決於此。願熟計之。家康途覽其書。遂不許從。秀賴得書亦無所對。重信復受命赴安藝。使正則子正勝治兵會師。正則遙戒其老福嶋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莫以我為也。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不然則吾何以見太閤地下哉。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憐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初關原之役。福嶋正則擊浮田秀家破之。西軍大潰。丹波受旨遣兵追之。適黑田氏將。後藤基次至。見

尾關石見擁正勝會東軍

福嶋丹波薦基次

丹波醜而跛

浮田氏兵走。謂丹波曰。子速追之。必有獲。丹波笑而不答。既而向所遣兵。獲首級歸。基次歎曰。何敏也。世謬傳。基次教丹波成功。丹波聞而銜之。以為基次宣言之也。後基次去黑田氏。如京師。過宮嶋。正則聞之。欲召用。使丹波言其情。基次對曰。必三萬石。則敢委質。正則掉頭曰。舊功如汝。猶二萬石。何況於彼乎。丹波薦之曰。願君聽彼所言。臣亦以是得名。今君以三萬石召彼。則世將謂基次猶如此。使丹波仕他。必得四萬石。以世臣故。安小祿。是非獨基次之榮。亦臣之榮也。不聽。○丹波貌醜而跛。關原大捷後。家康召諸侯家臣有功者。賜盃。福嶋氏臣尾關石見。長尾隼人。及丹波皆與焉。隼人缺唇。而石見瞎。三人同進。左右皆掩口而笑。既退。家康叱左右曰。彼輩皆以功名顯。乃真丈夫。



也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左右皆有慙色○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恥衛

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於齊使禿者御禿者使恥者御恥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菊池純曰東照公見福嶋氏三臣何其與卻子登階之事相似邪夫房帷一笑於英雄出處進退何關哉然而其怨恨痛憤有甚於市朝鞭笞者遂至於齊晉交兵東照公能知其然叱左右笑者戒之可謂能豫塞禍源于未然者也

大改大修守備

○大改以兵食既足大修守備壘高丈餘十步一樓北帶淀河柵于長柄神崎二嶋東控大和水津二川鷓野今福以南至於鷺嶋皆臨汗田為壁西據橫港連砦于川場博勞淵葦嶋穢多道頓諸處列艦于海口南鑿空濠交錯材木於濠內以沮敵馳驅真田幸村以武自喜耻受人約束乃別築偃月城于玉造阜開東西二門募信濃遺民得百餘人秀賴又附以伊木遠雄北川宣勝等五千人守之○十一日家康以

真田幸村築偃月城自守

勝重捕刺客

天使勞問

開圖議戰

數百騎發駿府大改發刺客入京師欲圖狙擊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二日家康至京師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常以三萬人皆會焉是日秀忠作五軍以發步騎總二十萬二十四日 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兼勝廣等勞問家康○蜂須賀家政既老首迎謁家康于中泉命赴江戶是日謁秀忠于藤澤秀忠慰勞遣之○二十五日家康召諸將開大改圖議戰令人召片桐且元且元辭曰臣圖無事反啓大隙今何顏得再謁家康使本多正純邀之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此更為後圖且元乃率族來謁○家康命林信勝僧崇傳等開局謄抄秘籍令曰今日秘而不出者廢為故紙於是四方遺書悉出焉○十一月藤堂高虎至大仙陵薄田兼相山口弘定將掠

平野望高虎旆駭走大野道見縱火天王寺以攬東軍高虎不  
 動終進陣住吉○四日大坂令堀氏弘率兵三百掠界浦聞高  
 虎在住吉不戰而走乘朝霧過高虎軍前渡邊了在前軍聞甲  
 馬聲勒兵而出則不及也高虎以嫌縱敵深詰了了快快○池  
 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率其部下至神崎川忠繼忠雄自下  
 流先涉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  
 天馬塞利隆欲濟監軍城昌茂稱和泉守止之其夜二弟復渡下流  
 逐守兵以取中嶋利隆怒命濟昌茂復止之利隆曰我豈要必  
 勝二弟屢先我我不可獨後也遂騎而出昌茂呼曰不從我言  
 是廢君命也利隆切齒而止○十日秀忠至伏水其明詣二條  
 議事○真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建議曰將軍不日至天王寺及

池田利隆欲濟長柄城昌茂止之

久世三四郎廣宣夜部三勝十郎廣

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曰是可用之小戰今與天下戰始合失  
 利不可復振不若致之堅城下而挫其鋒也幸村等曰以寡擊  
 衆自非出奇何得勝乎治長弗聽○十七日家康陣住吉秀忠  
 陣平野義直賴宣陣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井伊  
 直孝藤堂高虎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伊達淺野蜂須  
 賀鍋嶋諸將相繼皆至水陸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不遺尺  
 地○先是家康念久世廣宣夜部廣勝渥美勝吉皆熟軍事而  
 廢錮日久也召而復其祿廣宣廣勝以行人愜旨勝吉以居僻  
 遠不逮事尋策名於賴宣以良臣見稱○家康嘗命久世廣宣  
 受命即起廣宣變色躊躇而行侍臣或唾之家康曰廣勝性剛  
 故無畏色也廣宣要必死故臨敵而懼雖然能近敵陣審敵情  
 者必廣宣也○薄田無相守穢多崎蜂須賀至鎮來攻森村重  
 果如其所言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三

五車樓梓

薄田無相飲於倡家

以船兵自後薄之無相時飲於倡家其兵留守不支而走無相  
 深愧其不及事○家康以諸將士無一人應秀賴者度其必悔  
 二十一日令本多正純差人議和秀賴依違不肯已而住吉邏  
 騎夜捕一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也檢其懷得秀賴書書曰  
 二魁深入我地子計中矣事成則加封如約家康覽書哂曰彼  
 欲離間我謀何淺也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得其實乃斷其  
 手足指點額曰秀賴放還之城又多發間使詣諸將營誘之  
 諸將執以獻焉○二十六日上杉景勝攻鷓野佐竹義宣攻今  
 福皆破其柵木村重成聞急單騎出拒義宣渡邊尚與七隊長  
 出拒景勝秀賴自城樓望見之顧基次往援重成基次即起從  
 士取鎧及之京橋環而馳謂重成曰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

點額曰秀賴

今福戰

渡邊內藏助尚

我創不至死右府命厚矣

事方殷代將則陣亂公老於兵者何為是言也基次乃陣其後  
 泛舸澤中放銃擊義宣義宣敗走今福重成基次亦收兵基次  
 中丸傷其左肋捫之曰吾創不至死右府命厚矣聞者憎之已  
 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初家康聞鷓野戰急令堀尾氏丹羽  
 氏來代景勝景勝以搶手三百自環為陣憑倚不動使者十餘  
 輩來傳教旨皆不得入景勝厲聲曰吾在戰場雖有教命不能  
 退一步麾兵益進遂破城兵明日家康巡視諸營至上杉氏親  
 慰勞之遂賜功狀於其將杉原等杉原伏謝曰臣等何力之有  
 焉先寡君家法猶存臣等奉以周旋焉耳退謂人曰吾從先君  
 數與武田氏戰若今日之戰乃兒戲耳何足載功狀乎○菊池  
 稱揚故君之美乃壯士之家法不獨誇詡其勇武猶是日杉原  
 後藤基次去黑田氏稱黑田氏之美可謂好家法也

○菊池稱揚故君之美乃壯士之家法不獨誇詡其勇武猶是日杉原後藤基次去黑田氏稱黑田氏之美可謂好家法也

常陸尚水干衣於鎧表衆指而異之曰彼越後宿將也是其軍禮乎杉原笑曰吾鎧太敝惡故尚此耳○秀忠令片桐且元屯備前嶋以其最近城屬以礮手發大煩多壞城壘城兵俱不復出○向井忠勝九鬼守隆等以水軍抵傳法海門奪敵哨船數十艘○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家康使之入諭幸村降之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西軍以寡兵抗大師及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不以臣陋劣授臣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臣也士為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信尹復命再遣說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地世世毋絕幸村曰為我謝前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有如東西弭兵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家康屢使阿倍正之

雖受日本之半不能奉命矣

阿部四郎五郎正之

巡視諸軍正之年尚弱而巡撫甚老每及命輒稱旨於是議築長圍而退秀忠使本多正信詢形勝於正之正之應答如響指畫甚詳秀忠稱善遂使安藤重信從正之巡視其地○諸將欲攻博勞洲二寨北寨下有洲蘆葦叢生銳卒屯之東兵不得逼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寡者又不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隣子也出為家成嗣欲以功贖父乃請以手兵往○二十八日天皇使大納言兼勝大納言實條至陣中慰勞家康父子焉二十九日忠總得舟二隻以鎗為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寨遂奪蘆洲伐葦藉之卒半立水中忠總仰攻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隻助之拔北寨又得蜂須賀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土佐阿波坐二寨還効首虜家康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池田忠繼

石川忠總技博勞洲二寨

臨規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嶋二寨曰旌旗不動上無烟氣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遂濟頓福嶋池田利隆在長柄望福嶋塵欲濟城昌茂復止之阿部正之在坐反復言當赴援之由昌茂弗聽諸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責諸將逗留諸將答以昌茂弗聽○家康召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也因逐之○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砦相踵陷沒川場天滿二寨脆薄不固今夜必遁是日城中會議曰廣者難守適以增敵氣耳宜棄天滿川場諸寨約之內城遣後藤基次森勝永等燒諸壘寨收兵基次伏死士誠曰備前之軍其將年少氣銳必來於此汝輩突起取之池田忠繼在福嶋望烟將馳花房職之曰後藤

使林信勝讀孫武傳

花房未死乎

多謀必有伏也乃止伏兵徒歸基次曰花房未死乎○菊池純武王侵隨鬪伯比欲贏師驕少師熊率且比止之曰李梁在何益基次亦曰花房未死乎其量敵慮勝如出一口嗚呼隨侯有李梁而鬪伯比不得逞其志池田氏有職之而基次之策卒不行當是時隨而无李梁池田氏而微職之其一敗塗地拯覆亡之不敢侵其疆虎狼惡獸尚且可以守山林國而關智謀士其何守之東南諸將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并伊直孝藤堂高虎至生玉臨空濠而陣城兵燒斷外城諸橋獨存高麗淡路本街三橋十二月朔敵復出燔城外廬舍石川忠總冒烟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使敵不得燒永井直勝小栗忠正請分兵援之家康叱曰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牌竝令而進勿妄鬪以損一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次為介遺書城中使

登城何恃橋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三十五 五車樓梓

議和秀忠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下  
 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己家康曰未也秀忠  
 弗懌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算願少俟之○真田幸村與前  
 田利光對壘出銃手于城外林中日斃東兵利光前鋒奧村永  
 福欲奪林以為功幸村謀知之潛收其兵永福至不見一人城  
 兵自銃眼指而笑曰公等索狐免乎永福忿踰濠攀壁則銃矢  
 交發殺傷數百人○南條光明關原之役失封時在城中守南  
 壁藤堂高虎與其叔父隱岐相識高虎約書于矢射壁上招降  
 之叔姪合謀欲導高虎兵期以四日黎明事覺見旗而不更其  
 幟列銃以俟○四日黎明高虎踐南條氏約合兵傳壁遇銃而  
 斃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兵亦進薄偃月城皆遇銃而敗會

公等索狐免乎

南條光明欲導

高虎兵事覺見

旗

櫓上失火人馬焦爛故秀康庶子直正先登建幟濠上而城將  
 真田幸村善拒賀越兵多死傷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城兵不  
 損一人家康望烟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秀  
 忠請罰破令者家康使謂之曰破令者亦不可得也○井伊直  
 孝常在陣中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睡耳或詰直孝議  
 事直孝方睡起揩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直孝答以實聞者嘆  
 服○家康秀忠屢巡視諸營家康未嘗衷甲被葵號戰袍上馬  
 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兵望觀識之叢銃兩注衆爭請避之家  
 康不顧按轡徐行橫田尹松後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  
 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往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秀  
 忠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堙樓城兵狙發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

直孝晝睡揩目而出

橫田甚右衛門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五車樓梓

兩帥天授

野勝成曰。元帥巡師與斥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微倖。拒衆勿妄發銃。○六日。家康從陣茶臼山。秀忠從陣岡山。築連珠砦相接。令毛利秀就福嶋正勝。以土豚壅淀川於長柄。大和川於鳥飼。數日而湟水多。涸城兵大驚。諸軍以土豚填隍。列竹牌起堙樓。俯瞰城中。自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休戰。每夜發銃鼓噪者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止。城中震駭。又令諸軍射書城上。曰。降者有賞。於是人人疑懼。○秀忠以圍已逼。復請凌城。齊登家康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且損兵而得城。吾無取焉。十日。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秀賴召群臣謀之。衆議不決。後藤基次進曰。外無援者。而內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城。而城內糧仗

高築土山置樓其上之謂堙樓

良將不戰而勝

約三事填周池徙大和以淺井氏為質

不足。以支三年。不若媾和。以為後圖也。治長長益欲和。入說淺井氏曰。德川翁旦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斯翁即世。東方當一舉而定矣。而彼唱和議。是天柞我也。今且從彼言。以圖後舉。則策之上者。淺井氏以為然。終促秀賴決議。令人依本。多正純以成。和家康曰。右府誠自艾。則吾莫復介意。城內客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填周池。曰。徙大和。曰。以淺井氏為質。必居一焉。十五日。秀賴使人報家康曰。撤壘填池。謹聽命矣。但客兵衆多。廩祿不給。願益以食邑。家康作色曰。客兵我仇也。釋之已多矣。奚勝養之乎。遂逐使者。及晡。使者復至。曰。願避城。徙封易攝河泉。以阿讚豫家康曰。易以房及二總。淺井氏不欲。東議乃輟。○城將塙直次。長岡貞安。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不一出戰。軍氣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五車樓梓

五車樓梓

稿直次等所阿波營

何得振今備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分兵襲之治房曰吾亦欲之夜戰利於寡寡而分之恐不能克宜專襲其一軍乃揀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貞安將之出斫阿波營斬其將中村重勝治房與御宿政友出迎之橋上而還○十七日 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雪于戎間朕一人以憂焉宜委事諸將還於京師以息焉即欲和議將詔秀賴成之家康誓首曰臣少慣軍旅且聞職所分况諸將擐甲萬衆暴露於外臣不忍獨逸也至於和議不足以辱 天詔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不奉詔上損 皇威下陷大逆臣則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辭○十八日淺井氏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壯銳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

公卿傳

令常光氏入城勸和

目皆兵旌旗際天淺井氏色動已而備前嶋軍發大煩中閣第二層楹椽摧折侍女震死淺井氏大怖勸秀賴成和先是家康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氏京極忠高母而淀君妹也是日令常光氏入城勸和徑工場而往工人千百成群造諸攻具飛橋輶輻皆以千數常光入城見淺井氏具言之淺井氏喜悲交集即與秀賴拜命初家康之出師也以阿茶自隨衆異之於是僉信其和好完秀賴之素意也○阿茶局初名須和武衛門之女也信玄與今川氏為外戚故飯田以女嫁其臣神尾孫兵衛生一男曰猪之助家康之寓于駿州也神尾夫妻事之甚謹及義元敗死于桶峽神尾亦戰沒阿茶挈子歸甲州其後武田氏亡家康鎮撫甲州阿茶挾兒伏謁于途家康感念舊義召諸濱松使仕焉阿茶性明敏夙夜勤勞弗懈家康悅命掌後宮政令賜號曰阿茶局大稱旨後家康致仕老于駿州阿茶從焉慶長十九年大改兵起家家康率諸侯攻之日夜天下名城崇墉深濠糧仗俱足難猝拔家康恐其損士衆且哀豐臣氏絕祀



也。欲講和議而秀賴尚少生母淺井氏擅事因數遣阿茶就淺井氏侍女大藏局說之時方攻戰矢九飛注如雷便以鍊製肩輿駕而往及阿茶有才辨辭理明暢犁然有當人心淺井氏悅服議遂成寬永紀元秀忠女備位中宮為東福門院秀忠命阿茶行大禮從輜輶入京由是爵叙一位禮成乃還後以壽終子猪之助有器識給事左右賜下總金近村三千石改稱神尾五郎兵衛後任刑部少輔其○十九日秀賴母子召諸將議議未決治長長益欲和說秀賴甚力秀賴曰片桐且元為我盡忠以計無事汝輩乃沮之勸我舉事今何與前言相反也會常光氏率阿茶而至慙淺井氏數往復傳東旨本多正純亦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弱者何用乃率其長子治德而還終約和填周池逐客兵翌夜茶臼山下失火延燒二十餘營真田幸村建議曰敵新和而懈備宜掩

和成填  
周池逐  
客兵

板倉重  
昌監秀  
賴誓書

木村重  
成出蒞  
誓

擊之治長等不許幸村深夜使人出覘則報曰二營燎炬燭天嚴柝相答幸村憮然曰豐家之事乖矣○二十二日家康遣板倉重昌秀忠遣阿部正次入監秀賴誓書秀賴問曰兩公何可呈重昌私對曰呈太公持書而歸家康目逆而問曰嚮遣汝不命其所呈如何重昌告狀家康喜曰非汝不能辨也秀賴遣木村重成出蒞誓焉以郡良列為之副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馬抵茶臼山營自轅門下馬關東諸將設臚幕中引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土井利勝擯之使坐下坐重成不顧而進叙秀賴肯然後退伏家康曰是常陸介子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齡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右府同年矣往日鷓野今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慨然對曰臣有遺憾焉已而誓書出押血糝糊重成

重成取

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家康鍼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爲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還。純曰。菊池村重成。於是乎。可謂不辱君命。使乎使乎。二十三日。東軍發卒十萬人。隳外城。填空濠。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瀬正成。掌之。諸侯爭助。役是日。嶋津家久。及二豐。二筑。將帥受密命。未發者。於是以兵艦三千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日矣。家康使人勞而罷之。○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家康曰。吾與豐臣氏。以義合者也。長湫捷後。聽和入京師。始助征伐。終受委託。關原之役。乘勢壓大阪。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吾苟欲除之。豈竦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以保全之耳。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亡也。卿等且勿言。○二十

隳外城 填空濠

念太閤 舊好

四日。大野治長與織田長益俱往。謁兩營。茶臼山。家康見治長而稱揚之曰。卿年少能爲秀賴舉事。何其壯哉。吾欲上野介事。將軍猶卿也。上野介者。本多正純也。因命正純請其上衣。遠近傳以爲榮。治長意氣益驕。○其夜家康與數十騎夜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爲神。蓋以大阪有要擊之謀也。二十五日。秀忠下令曰。遠裔諸侯之師。量留役卒。各罷就國。伊達政宗請曰。臣願留護行營。竦大駕既發。而後罷焉。因獻梅花一枝。蓋追王仁頌。又以伯顏自況也。○按元伯顏詩。馬首徑從庾嶺歸。王師到處。○菊池純曰。仙臺黃門。以擐旗。將之手。時覃思研墨。馬上青年之一絕。既已膾炙萬口。而今又在鞍馬。釋騷之間。從容自適。行此雅舉。俾橫槩賦詩之曹孟德。屏息一隅。伯顏何足況哉。○林信勝等所校諸書。謄爲三本。至是畢功。家康納其一於御府。置二于駿府。江戶朝野之秘

家康稱 揚治長 命正純 請其上 衣

政宗獻 梅花一 枝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

書舊事記古事記文德實錄三代實錄續日本紀江家次第日次記內裏式山槐記西宮記明月記菅家文粹等數十編

於是乎傳焉○二十七日役夫既隳外城遂及內濠城中大驚

皆咎治長治長使人出詰監吏曰初約填周池謂西南外濠也

今及於此何也成瀨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已

成何用隍為今欲存內隍豈有意再舉乎使者不能爭○是時

秀忠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岡山將吏皆曰是大御所命

己治長乃馳使京師因板倉勝重請之勝重曰本多正純主此

事我所不與也還詣正純正純稱疾不出面往復數回東軍益

興卒晨夜督責以至明春塹壘皆夷獨存牙城一隍而已○初

吏請家康曰夷濠淺深何如家康哂而對曰使三歲小兒可得

上下耳○池田利隆非德川氏出也其次長柄逗遛後二弟蓋

和親已  
成何用  
隍為

使三歲  
小兒可  
得上下

番氏明  
號天明  
利隆無  
他

為監軍所止也人或以為觀望京師因流言曰且元之阨於尼

崎而城中不救皆係利隆觀望長柄逗遛可以證也家康怒命

按治其罪利隆驚惶使其老番氏明陳謝之家康引見詰責之

氏明俯伏對曰尼崎要地而片桐老將也且向背未可知是以

及之豈有異心哉家康弗聽辭色俱厲欲奪其封以與其弟忠

繼乃起將入氏明投佩刀趨進牽裾號哭爭之以明利隆無他

家康為齟齬氏明頓首而出家康目送曰渠父大膳故宰相輝

政圍人也長湫之役輝政見父兄沒欲戰死大膳扣馬過之輝

政怒以鎧踢其項血被面而不縱遂存其宗祀後又累功為老

臣氏明今復如此名父之家必有肖子池田氏何佳士之衆哉

○中井積善曰偉矣番氏批逆鱗而白大疑至誠動人置其國於山嶽之安其功愈乎塞旗斬將陷堅挫銳者萬萬矣舊志多

以番為伴蓋伴為著姓而藩中別有伴氏邦音亦通故混之耳且舊志盡軼其名或以父子為一人皆誤矣予與藩中一士人游詳其實者如此故錄之訂舊志之訛焉 ○二十八日家康入朝 天皇慰勞甚

釐正朝儀著為永制

封伊達秀宗以字和嶋十萬石

至○家康奏曰 朝廷典儀廢弛日久請按舊籍以補闕漏於是釐正白馬踏歌節會及准后親王爵祿著為永制○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為嗣是役也秀宗從軍家康憫之封以富田氏舊邑字和嶋伊豫十萬石後秀宗請頒其邑封次子宗純于吉田

國史略二編卷之四終



